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参考资料

第六輯

中国 人民 大学



2 028 4165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参考資料

第六輯

中国北京大学刑法教研室編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1958年·北京

# 目 录

## 一 总則部分

毛澤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見人民出版社單行本)

劉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  
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

(見人民出版社單行本)

鄧小平：关于整風运动的報告

(見人民出版社單行本)

彭 真：关于司法部門的改造与整頓問題 ..... 1

柯慶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第一部分) ..... 10

江 华：坚持党的正确路綫，爭取整風运动在各个战綫上全  
胜(第一部分) ..... 22

曾希望：巨大的胜利，深刻的教訓 ..... 28

董必武：进一步加强国家法制，保障社会主义  
建設事業 ..... 50

董必武：关于目前政法工作的几个問題 (1957年3月12日在政协  
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 ..... 61

張鼎丞：坚决貫徹党对檢察机关的絕對領導 (在中共八大二次  
會議上的發言) ..... 73

羅瑞卿：公安工作必須进一步地貫徹群众路綫 ..... 81

羅瑞卿：对敌要狠，对內要和 ..... 92

史 良：全体司法干部團結在党的周围徹底打垮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1957年7月12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 104

* * *	
偉大的一年 (1958年6月19日“ <i>人民日报</i> ”社論) .....	111
克服政法工作中的兩種傾向 (1957年10月14日“ <i>人民日报</i> ”社論) .....	114
在政法戰線上還有嚴重的鬥爭 (1957年10月9日“ <i>人民日报</i> ”社論) .....	117
在政法戰線上粉碎右派的進攻 (1957年9月14日“ <i>北京日報</i> ”社論) .....	121
政法部門需要徹底的整頓 (1957年12月20日“ <i>人民日报</i> ”社論) .....	126
對壞分子必須實行專政 (1957年8月19日“ <i>人民日报</i> ”社論) .....	131
對敵人必須專政到底 (1958年3月10日“ <i>人民日报</i> ”社論) .....	134
納吉集團反革命叛亂給我們的教訓 (1958年6月20日“ <i>人民日報</i> ”社論) .....	138
* * *	
<b>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修正草案)</b>	
<b>第三十九條</b> .....	141
<b>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條例</b> .....	142
進一步加強人民警察的建設 (1957年6月29日“ <i>人民日报</i> ”社論) .....	144
馬錫五：審判工作的幾個問題 (在司法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 <b>摘要</b> ) .....	148
克服右傾思想，改進法院工作 .....	157
王德茂：對魯明健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批判 .....	169
徐守身：不許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鮑廷干破壞人民民主專政 .....	174
陳 阜：批判右傾輕敵思想，堅決打擊刑事犯罪活動 .....	179
* * *	
<b>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b> .....	184
羅瑞卿：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	
<b>草案的說明</b> .....	191
維護公共秩序是每個公民的光榮義務 (1957年10月23日“ <i>人民日报</i> ”社論) .....	197

\* \* \*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問題的决定	201
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1957年8月4日“人民日报”社論）	202
收容坏分子实行劳动教养的好处	206
附：北京市民政局、公安局貫徹国务院決定，收容一批坏分子 实行劳动教养	207

\* \* \*

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決議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9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 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決議如何执行問題給最 高人民法院的批复	209
司法部关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滿后再缓期一年执行应自 何时起算問題的批复	21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关于死緩減刑等有关 問題的联合批复	21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关于死緩減刑等問題 的联合批复	2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 部关于死刑缓期执行期滿后減刑的刑期計算問題的 联合指示	212

\* \* \*

司法部关于有期徒刑量刑最高年限的批复	2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貪污犯判处徒刑宣告緩刑是否要予 管制問題的复函	214
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貪污犯判处徒刑緩刑，是否也可 不予管制的請示	214
国务院关于干部被判徒刑緩刑在原机关工作的工資 待遇問題的批复	2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处徒刑緩刑的人，在緩刑期間 应否降职降薪、应否予以管制与剥夺政治权利和 应否开除工会会籍問題的复函	216
司法部关于有期徒刑緩刑是否可以減刑等問題的 复函	2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处徒刑兩年宣告緩刑兩年与判 处徒刑一年立即执行誰輕誰重問題的复函	2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外逮捕的反革命罪犯刑期之 折抵从何时起算問題的复函	218
司法部关于判处劳役是否要剥夺政治权利和判处徒 刑宣告緩刑有無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問題的复函	2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处劳役如何执行及农民犯普 通刑事罪刑期未滿可否提前釋放問題的复函	219
司法部关于批評教育和訓誡有何不同的复函	22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警告、批評教育是否刑罰問題 的批复	2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 适用“教育釋放”問題的批复	221
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教育釋放”适用問題的請示 (节录)	222
* * *	
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員會“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決 定”中若干具体問題的聯合指示	223
最高人民法院对反革命罪犯被判处管制以前的羈押期 間应予折抵的批复	224
最高人民法院对在管制期間的反革命分子犯一般刑事 罪的論罪与刑罰执行問題的函复	225
司法部关于“管制生产”与管制处分有無不同及“管制	

生产”是否剥夺政治权利問題的复函	225
关于管制案件中执行政策界限的几个問題的意見	2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剥夺反革命分子和 坏分子选举权利的問題的通知	2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若 干問題的函复	237
* * *	
司法部“关于财产刑罰使用問題的檢查報告”的批复	24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关沒收反革命分子 財产問題的联合批复	24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处徒刑并追繳赃款的犯罪分子， 無力退繳赃款，可否易服劳役問題的复函	241
曾汉周：有关刑事案件量刑的几个問題	242
朱广常：賈潜在为誰着想？	251
* *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留場新人”可否补行剥夺政治 权利問題的复函	26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留場人員表現 良好，可否縮短剥夺政治权利期間問題的复函	263
法制委員會关于犯人在保外就医期間是否算入刑期 內的复函	2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劳改犯人保外就医和保 外执行中几个問題的通知	26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处徒刑监外执 行的罪犯在执行期間的工資待遇不应适用同工同 酬原則的复函	2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 安部、司法部关于对劳动改造犯人減刑、假釋的批 准問題的联合通知	267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減刑問題的批复	268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減刑問題的批复”	
几点說明的函	26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 安部、司法部关于劳改犯人的減刑、假釋审批程序 的联合批复	27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宣告假釋或緩刑的罪犯另犯新罪， 应由哪一个法院撤销假釋或緩刑等問題的批复	27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判处無期徒刑罪犯的減刑和減 刑幅度問題的批复	271
处理減刑、假釋案件的几点体会	272

## 二 分則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城市中当前几类刑事案 件审判工作的指示	276
坚决打击反革命、不法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的破 坏活动	28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轉發浙江省高級 人民法院“关于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四县人民法 院处理群众性鬧事糾紛的情况和意見”的通报	285
附：关于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四县人民法院处理群众性鬧事 糾紛的情况和意見	286
公安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归国华侨違法問題 的指示	295
* * *	
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論）	298
罗瑞卿：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	306
江 华：坚持党的正确路綫，爭取整风运动在各个 战綫上全胜（第七部分）	326

肅反運動搞糟了嗎？（1957年10月21日“山西日報”社論）	328
* * *	
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以来奸淫幼女案件檢查總結	335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已滿16周岁的强奸犯應否負刑事 責任問題的批覆	343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墮胎行為應如何處理的批覆	343
新疆維吾爾自治区党委批轉自治区党委喀什政法工 作組、喀什檢察分院關於處理偷盜農業社糧食案 件的若干意見	344
陳養山：堅決制止盜竊活動的發展	347
堅決保護農業合作社公共財產	351
* * *	
制止資本主義逆流（1957年8月16日“大公報”社論）	355
阻遏資本主義逆流有區別地處理自發工業戶（1957年10月9日 “解放日報”社論）	357
國務院關於由國家計劃收購（統購）和統一收購的农 產品和其他物資不准進入自由市場的規定	361
國務院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補充規定	363
國務院批轉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報告加強市場管 理取緝違法行為	366
農業社不該做投機买卖	368
附：一 決不能放任農業社進行商業投機	371
二 湖南頒布五項規定加強市場管理	373
* * *	
國務院關於加強消防工作的指示	375
提高警惕、嚴防火灾（1957年9月14日“工人日報”社論）	378
林业部、公安部、農業部關於严格执行燒荒規定防止 森林火灾的聯合通知	380
國務院關於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獎懲暫行規定	383

一定要加强国家纪律（1957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社論）	388
坚决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社論）	391
附：去年广西因灾餓死人事件是怎样發生和怎样处理的？	39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偷越国境处理界限的复函	397

# 关于司法部門的改造与整頓問題

法律委員會副主任 彭 真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接:**这是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彭真副主任1952年6月24日在政法干部訓練會議上講話的記錄稿,未經本人审閱修改。

整風運動以來,特別是在反右派鬥爭中,司法部門反映出不少問題,其中有很多是在這個講話中已經作過明確指示的。這些指示對於我們當前深入司法機關的整風運動,反對舊法觀點,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為此特將這個記錄稿發表,希望各地同志認真地加以學習。

今天我只就司法部門的徹底改造與整頓問題發表一些意見。

在司法部門進行徹底地改造與整頓,是目前人民司法工作的根本問題。這一問題早應解決,但因騰不出手來還沒來得及去解決;有些地方雖也作了些,但還不是徹底改造。根據現在的情況來看,這個問題是急需要馬上來解決的了,不能再遲。因此,中央政法委員會把徹底改造和整頓各級人民法院定為今年下半年司法部門的中心工作。

中央政法委員會1952年下半年的工作要點第二項(實際上是第一項)曾規定:“在三反運動的勝利基礎上,清除一切墮落蛻化和惡習甚深不堪改造的壞分子,肅清反動的舊司法作风的殘余,徹底改造和整頓各級人民法院,從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作风上保持和提高人民法院的純潔性。”這裡所說的“墮落蛻化”是指那些政治上不堅定,經不起考驗,已經蛻化變質的老干部;這裡所說的“惡習甚深不堪改造的壞分子”,主要是指過去長期受國民黨反動法律教育,從事舊司法工作,政治上反動或歷史上劣迹昭著,或反動的舊法觀點和舊司法作

风习染甚深又不堪改造的旧司法人員。我們一方面必須从政治上、組織上进行徹底的改造和整頓，“清除一切墮落蛻化和惡习甚深不堪改造的坏分子”，另一方面，还必須从思想上、作风上进行徹底的改造和整頓，肃清一切旧的、反动的思想作风的殘余，以保持和提高人民法院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純潔性。

什么是旧法觀点呢？旧法觀点就是从北洋軍閥到国民党一脉相傳的，統治人民的反动的法律觀点。国民党的“六法全書”最初是从日本抄襲来的，其中虽經北洋軍閥和国民党做了某些修改，也仅只是一些表面的条文上的修改，本質上沒有任何改变。这样的法律，尽管它在表面上做了某些伪装，如二五減租，对高利貸的限制等等，也不过是企圖掩飾它的反动本質，蒙混和欺騙人民群众，以繼續維持它的反动統治，而絲毫也改变不了它保护三大敌人、压迫人民大众的反动本質。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設想国民党的法律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它是保护三大敌人利益的，是徹头徹尾反革命反人民的，是反革命的汚毒，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稍微有一些馬列主义常識的人都会懂得：法律是上層建筑中最突出的一部分，它从一定的經濟基础产生，为一定的經濟基础，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反过来它又为自己的經濟基础服务，保护它，巩固它，而决不可能为另一种經濟基础服务。因此，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决不可能設想用反动的国民党的政治法律来为自己服务。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經驗早已指出：革命的人民，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必須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决不能簡單地握取和运用現成的国家机器，就是这个道理。反动的旧法是絕對不能适用于革命的人民的，不論是全部或一部，这就象狼牙絕對不能按在人的嘴里一样，因为它根本就不属于一个体系。因此，旧法觀点必須徹底肃清，有多少肃清多少，絲毫也不能保留，否則就不可能成为人民的好干部。

今天旧法觀点之严重存在，大約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混入人民司法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如中南有一个旧司法人員，过去杀过很多革命干部和人民，現在竟还盤踞在我們审判工作的崗位上，难道这

种双手染满了人民鮮血的反革命分子，就这样容易的被“改造”过来了嗎？决不可能。聊齋志異上有个“画皮美人”的故事，这样杀人的魔鬼則連皮也沒有画，他昨天还是鎮压革命的劊子手，今天怎么就能改变成为我們鎮压反革命的人民审判員？决不可能。这样的人，必須坚决清洗，需要法办者，应即逮捕法办。第二、有一部分本身虽非反革命分子，但开口三句話就是“六法”，他們滿腦子的旧法观点，却还把它当寶貝，到处夸耀，到处傳播，如同把狼牙按在自己嘴里，不以为耻，反而到处向別人劝說：“你也按个狼牙吧！”他們虽已参加革命，但中旧法观点的毒太深，旧法观点在他們脑子里已成为一套坚固的、系統的东西，他們沒有决心也沒有能力加以批判，我們又沒有来得及批判它，于是他們就到处傳播这些毒素，他們对馬列主义根本一無所知，他們看到人民的东西，总是覺得不順眼，这些人虽还可以改造，但改造是很困难的，須要經過長期的一系列的斗争。当然这些人的旧法观点，有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有的已在批判改正，但还須繼續批判改正。第三、也有一部分老干部和青年知識分子，他們虽然沒有学过旧法，也沒有做过旧司法工作，但政策思想水平很低，缺乏抗毒素，看見人家那一条条、一套套的东西，覺得是“寶貝”，因而不仅自己向人家学习，还要他們“帶徒弟”，于是就当了旧法的俘虜。对这些人，我們也应当負責，因为过去我們沒对旧法做过足够的系統的批判，对他們缺乏教育。

法律观点上的新的和旧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人民的和反人民的，这是兩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决不能和平共存。我們決不可能設想一方面我們在宣傳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国家法律學說，并按照这种學說，逐步地建立我們的法律制度，而另一方面又对反动的旧法观点絲毫不加批判，讓它們到处傳播、任意滋長。事實証明，我們如不批判，肃清这些反动的旧法观点，那么它們就必然要來侵蝕我們，进攻我們，使我們人民的司法工作，不仅不能很好地、逐步地建立起来，甚至会在它們的侵蝕之下而逐漸腐爛下去。事实上旧法观点今天已严重地侵蝕着我們，已給我們的司法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有的同

志提出“中央也沒有跳出旧法圈子”，應該說有的跳出了，有的沒跳出。的确，在中央某些部門和某些同志中，甚至还是很負責的同志，今天還沒有跳出旧法的圈子，是还存在着严重的旧法观点的，并不是下边多，上边少。因此在中央政法部門間，思想上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还在公开宣傳旧法观点。不过做为中央整个領導或中央政法部門的整个領導來講，是沒有旧法观点的，中央頒布的特別是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会通过、毛主席批准的各种法律法令，是一点旧法观点也沒有的，而且是一直在反对着旧法观点的。

旧法观点的存在表現在各个方面。有人認為人民政府沒有“法”，一开口就說我們“無法可司”。其实人民政府怎么会“無法”呢？根据“五四”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反封建，反对吃人的旧礼教的斗争精神，总结了从中央苏区，延安民主根据地和各个边区，以及全国基本胜利后在这一方面的斗争經驗，我們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沈鈞儒院長出国的时候，人家都贊揚我們“开国不久，就有了这样完备的婚姻法”，而有些資本主义国家却到今天也還沒有一个婚姻法。我們总结了中国人民長期进行土地斗争的經驗，写出了“土地改革法”。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有了土改法令，1946年有“五四”指示，1947年有“中国土地法大綱”，这都是我們土地革命史上的里程碑。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曾是历史上資產階級实行土地改革比較徹底的一次革命，但他們也還沒有象我們这样完备的土地改革法。此外，我們还制定了“工会法”、“劳动保險条例”、“私营企业条例”、“海关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貪污条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条例”和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的組織通則……等等，总的方面还有“共同綱領”，这是宪章性的根本大法。我們在建国以来兩三年当中，就有了这許多法，虽然还很不完备，但决不能說是沒有法。相反地我倒覺得我們的法如与各国历史上的建国初期相較还應該說是最多的，至少也不是最少的。其所以有人說我們沒有法，是因为他們用反动的六法观点来看我們的法，他們还在那里羨慕、留恋“六法全書”那样的法，由于我們沒有适合于他們旧法观点那样的法，沒有“六法全書”那样

的法，他們就說我們沒有法，實際上他們是想用舊法觀點來征服我們。可是“六法全書”那樣的法，却決不是我們人民所需要的，它決不能成為我們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我們必須從新創造能够反映和服務於我們的經濟基礎、生產關係的法律。我們的法律必須正確地反映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和群眾運動的實際經驗，它是以革命實踐為基礎，是在革命實踐中把成熟的經驗總結起來用文字形式固定下來成為法律的條文。我們的政權，是人民的革命的政權，決不能象國民黨的法律那樣隨便從那裡抄襲過來；也不能關起門來坐在屋子裡憑空寫條文；也不可能象某些人所要求的一開始就要有完整的一套，成為一個體系，這是脫離實際的空想，結果沒有不失敗的。黑格爾的唯心辯証法，看起來似乎是很成體系了，但終究因為他脫離實際，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而失敗了。杜林的烏托邦理論，也是這樣的例子。從我們兩年多以來的實踐中也證明了這一點。例如：一個“懲治反革命條例”，我們就搞了那麼久，如果沒有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經驗也還是寫不出。“懲治貪污條例”，我們搞了一年多，如果沒有“三反”、“五反”運動的經驗，仍然是訂不出來。比如原來我們曾主張“予受同科”，即對行賄者和受賄者判處一樣的罪，但事實告訴我們這樣行不通，北京市的工商戶就有26%都行賄，我們能把他們都一律治罪嗎？至於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等，無一不是如此。那些死抱着舊法觀點不放，咬定我們沒有法的人，必須改變他們的觀點。

有些人以為法律是超階級、超政治的，這說明他們根本不懂什麼是法律。眾所周知，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有階級鬥爭，才有政治，而法律則是政治的一部份，是階級壓迫的重要工具，世界上沒有無階級的國家，也沒有無階級的法律。法律分明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但他們却一定要說成是什麼“全民意志”。我們說我們的法律是代表人民的，他們却一定要說是代表人民以外的“國民”，似乎這樣就更顯得他們氣魄大得很，實際上是耻辱得很。說客氣點，是敵我不分；不客氣的說，就是保護敵人。試問農民與地主、工人與官僚資本家、人民群眾與反革命分子、帝國主義分子之間會有什么共同意志

呢？他們還主張什麼“一切財產都要保護”，而我們却是要消滅地主階級、“侵犯”地主財權的，却是要沒收官僚資本的。試問人民與敵人有什麼平等呢？他們“偉大”之處就在於除了想“代表”革命人民之外，还想代表反動派，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要想代表人民就不能代表反人民的人，要想代表革命就不能代表反革命，那裡會有什麼“全民的意志”？這都是資產階級用來模糊法律的政治性、階級性，欺騙人民群眾的鬼話。事實很明顯，人民革命勝利了，取得了政權，司法工作就只能代表人民去鎮壓反革命，而不可能代表反革命鎮壓人民。他們以為超階級、超政治的觀點是清高的，其實不是什麼清高，而是可耻。

有的人認定了舊法里“不究既往”的“原則”，奉之為神聖的不可逾越的原則。但我們的法律，却一直是追究既往的。例如我們對戰犯一定要懲治，而我們不可能在蔣介石等戰犯被捕之前就寫好一個“懲治戰犯條例”，假定依照舊法觀點辦事，那麼現在就不能對已捕獲的戰犯治罪。我們也不能設想反革命分子都是在“懲治反革命條例”公布之後才進行反革命活動，貪污盜竊分子都是在“懲治貪污條例”公布之後才進行貪污盜竊，如果死咬着“不究既往”的“原則”不放，除了使許多危害社會、殘害人民、破壞國家利益的戰爭罪犯、反革命分子、貪污盜竊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逍遙法外，還會有什麼好處呢？其實，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也並不是死抱着這一條的，如法國路易十六並不是按照已有的法律被絞死的，英國的查理第一，也不是根據什麼現成的法律而被送上斷頭台的。只有當資產階級到了沒落垂死的時期，才死守着這一條，企圖借以維持他們的反動統治。當然，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也可以“不究既往”，如對過去在公平交易當中索取小額回扣等，我們就規定不究既往；但依據“過去從寬，今後從嚴”的原則，今後就要追究，並不是一律不究。總之，我們的一切都是從實際出發，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那些莫明其妙的所謂“原則”出發。

有人主張：“法院發現自己的案子判錯了，也不能改”，為什麼呢？怕丟“面子”，他的“面子”就那樣值錢，為了他的“面子”，可以置國家的利益、人民的生命財產於不顧。有人說這是為了維持法律的“尊

严”，照他們的想法，法律的尊严就是建筑在“有错不改”上面，荒谬之至。列宁曾教导我們要“在錯誤中学习”，毛主席曾指示我們要“坚持真理，修正錯誤，”而他們却是要“坚持錯誤”。

此外，还有許多荒謬的东西，例如我們曾規定死刑緩刑……等等，这在他們看来都不順眼，根据是“違反立法原則”，天曉得这是什么“原則”。請問对某些判处死刑的人，予以緩期执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有何不好？誰給你們立过判处死刑、不能緩刑的“立法原則”？讓他們去跟李奇微一道叫喊“上帝可以作証”去吧。

有那么一些人过去虽然沒有当过反革命，沒有当过反动的旧法官，但腦子里有很多旧观点、旧思想，還沒有系統地加以批判，因而时常有些問題和我們的看法不一致，使工作受到很大的損失。所以凡是国家工作人員特別是政法部門的工作人員，从思想上对旧法观点給予徹底的批判与肃清是非常必要的。我沒有学过旧法，对这个問題研究的也不够，因此了解的很膚淺。如果熟悉国民党法律的同志，能对旧法观点进行徹底的批判，那对于肃清旧法观点就会發生很大的作用，但如果不及批判不丢掉的話，那也就很危險。

其次关于作风問題。旧司法作风就是完全脱离群众，关起门来办公事的衙門作风。解放前这些法官問案的时候还要穿上一件怪衣服，以示与众不同，借以吓人，其实是“四不象”，應該摆到西郊公园去。他們整天就是咬文嚼字，写些又臭又長的判决，據說有些审判人員写判决的时间比办案的时间还長，在他們看来，他的文字要紧，而人民的事情不要紧，他們根本不考慮如何給群众解决問題，因为他們根本没有群众观点，更談不到走群众路綫，他們怕見群众，对群众的痛苦死活根本不关心，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旧法官的基本的作风。但这种作风現在還在我們許多法院里存在着。有些案子本来是一点小事情，三言兩語就可以解決了，但他們也一次次地傳，一堂堂地問，拖很長時間，搞許多程序。例如北京市有一个男的打了他老婆，老婆跑到法院告了狀，于是就把男的关起来，一关一个多月也不問，后来他老婆抱着孩子跑到法院央求把她男人放出来，但我們这位“老爷”的旧法观点“程